

世界纯情文学书系·亚非卷



蔡茂友 肖四新 主编

夜色为媒

世界纯情文学书系·亚非卷

夜色为媒

蔡茂友 何 姝 选编

华夏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4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色为媒/蔡茂友、何 姝选编—北京:华夏出版社,1994.9

(世界纯情文学书系:亚非卷/蔡茂友,肖四新主编)

ISBN 7-5080-0582-1

I. 夜… II. ①蔡…②何… III. ①文学—作品—亚洲—选集②文学—作品—非洲—选集 IV. I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4)第 10490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0.75 印张 229 千字

199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6000 册

定价 10.00 元

世界纯情文学书系编委会

主	编	蔡茂友	肖四新	
执行主	编	吕 莺		
编	委	王进悦	文 凡	郑守歧
		辛同强	陈瑞生	涂 新
		蔡 冰	艾比拜	肖滔滔
		余劲松	马云华	马建哲
		周 宏	童 晓	吴 岩
		陈 光	杨志平	门晓声

并 册 出 夏 半

目 录

初恋	〔日本〕武者小路实笃(1)
思母情	〔日本〕谷崎润一郎(27)
伊豆的舞女	〔日本〕川端康成(51)
割草姑娘	〔日本〕石坂洋次郎(78)
起风了	〔日本〕堀辰雄(105)
日向滩	〔日本〕新田次郎(167)
雨中喷泉	〔日本〕三岛由纪夫(205)
忍川	〔日本〕三浦哲郎(215)
喀布尔人	〔印度〕泰戈尔(252)
弃绝	〔印度〕泰戈尔(262)
胜利花环	〔印度〕古·纳伽伐利(271)
投桃报李	〔泰国〕察·高吉迪(282)
彼此的坦率	〔埃及〕陶·哈基姆(297)
十字架下的婚礼	〔肯尼亚〕詹·恩古吉(311)
母亲	〔日本〕池田大作(330)

初恋

[日本]武者小路实笃

武者小路实笃 (1885—1976) 是日本近代文

学史上有较大影响的文学流派“白桦派”的代表作家。早期受托尔斯泰思想的影响，后来办过农场，为实现自己的理想，曾创建乌托邦式的“新村”。他的作品，淳朴率真，充满美好的感情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，具有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。主要作品有《忠厚老实的人》(1910)、《不见世面的人》(1912)、《初恋》(1914)、《友情》(1919)等中、长篇小说，以及《妹妹》(1915)和《一个青年的梦》(1916)等。

我初恋的女子，我称她为“第二母亲”。现在，我把有关她的事，东鳞西爪的写下来。

在《忠厚老实的人》那篇小说里，我叫她月子，尽管她的事写得不多。后来，在《某日的梦》里，又叫她隆子。里面的回忆，全实有其事；主观上的一些感受，也是当时的真情实感。

《A 与命运》那篇剧作里，她也叫隆子，偶尔出了一下场。

而《忠厚老实的人》里女主人公隆子，并不是我现在要说的那个女子的名字。我初恋的女子，她的真名叫贞子。

我曾在《不见世面的人》里提到，“我认识一个美人儿”，指的也就是她。两三年前，有个朋友随我去她丈夫家。拜识芳颜之后，那位朋友对我说：“一想到日本竟有这样的女人，我的人生哲学也非改不可了。”还说，“首先，她的声音便非常悦耳。”这个朋友的话，或许带点夸张，但是，就我来说，她却使我对人生的看法有了改观，把我造就成一个新人，赋有新的人格，所以，在《生日的妄想》和其他一些文章里，便把她称为我的“第二母亲”。

贞子第一次从大阪到东京来，是十四年前的事，那时我刚十六岁。打那以后的三年里，除了暑假，贞子就一直寄宿在我伯母家。伯母他们住在我家厢房里。后来，也就是距今十一年前，在我十九岁那年，贞子便返回大阪自己家了。贞子比我小三岁。

贞子回大阪以后，我还有缘见过她两面。一次是贞子到东京来我家里，还有一次是我去北海道，到贞子丈夫家去看她。

贞子来我家是七年前，那时她已经是人家的妻子了。我去看她，是在二三年前，她那时有两个孩子，如今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。我同贞子分手之后，曾经爱过两个女人，到去年也娶亲成婚了。

关于贞子的回忆，都是一些片断，零零星星的，前后日子也记不大清了。记错的地方恐怕也不少。

大概是三四月里的一个黄昏。我和哥哥一起走出家门，向左转弯，朝邮筒走去。遇见伯母带了两个姑娘迎面走来。我心想，这准是他们说的那两个姑娘了。我出于好奇，打量起她们俩。无奈天色苍茫，容貌看不真切。也许我那时眼睛有些轻度近视，自己又没有意识到，所以才看不清也很难说。事先听伯母说过，大阪有个商家的两个女儿要来，便挺好奇，一心巴望她们来。等到看见这两个姑娘，便猜想，大概就是她们了。本来我就常常去伯母家玩，所以同那两个姑娘很快就熟了。她们是姐妹俩。姐姐叫静子，比我小一岁。妹妹就是贞子。姐姐有些矜持。妹妹却很可爱，人人喜欢。姐姐虽然长得也很标致，但是妹妹出落得亭亭玉立，更见丰艳俏丽。我之所以觉得贞子长得美，也是有一天无意中听见母亲和伯母闲谈，说妹妹那模样真是俊，才那么觉得的。不久，我也确实认为贞子是个美貌的姑娘了。先前，我曾偷偷喜欢过一个俊美的男孩，从不曾爱恋过什么女人。然而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竟爱上了贞子。差不多天天上伯母家去看她。我一向懒散，性急，不大安静。不能安安生生坐在书桌前，常惹母亲生气。自从心上有了贞子以后，我的性情就越发沉静不下来。我惴惴不安地上伯母家玩。竭力不惹人讨厌，也不露声色，找机会跟贞子搭讪几句。我觉得叫人看出自己的心思，很难为情。因此，为了不让人察觉，我跟谁都亲近。若是我同贞子说句话，必定也和静子讲上一句。我去伯母家，大家对我很客气。而在家里，当着哥哥的面，就轮不到我。可是一到伯母家，就数我大了。

哥哥招呼我一起去散步时，我总想法推托，好自个儿上伯母家去。有时甚至早中晚，一天去三次。早饭前，我装做在院子里散步的样子，走到伯母家的廊檐下。静子、贞子和比贞子小一岁的堂妹，全在那里梳头打扮。我便在那里同她们三人说说笑笑，讲些孩子气的话。白天放学回来，在书桌前刚坐上一会儿，便装作读书读厌了似的，走到院子里去散心。并且算准贞子在家的时候，到伯母那里去。贞子和静子到东京来，本来打算进贵族女子学校，因为没有空额而未去成，就进了设在我家附近的实践女子学校。姐姐上三年级，贞子原该念一年级，因为成绩超过了年纪，所以上了二年级。过了一些日子，贞子听伯母的话，和堂妹一起去学起什么“谣曲”来了。所以，放了学便先上谣曲先生那里，有时回家便很晚了。我常为此暗自生气。心里以为她大约回来了，可是到伯母家一看，却只有静子一人在绘画或做别的。静子不喜欢谣曲，常在家里画画。我一面和她聊天，一面等贞子回来。等得心神不定的样子。心里总在嘀咕，人家会不会觉得自己来得太勤了呢？会不会嫌自己老是安坐不动呢？母亲和哥哥不会觉得自己太懒惰吗？尽管如此，我还是等着。可是在等的工夫，觉得这个等法，就跟个女人家似的，不免生起自己的气来。倘若贞子不愿理我，那就随她的便，我也不去理她。继而寻思，我在这里干等，她在做什么呢？心里便很孤寂。有时还瞎担心，生怕她在什么地方出事受伤。经常拿不定主意，不知是回去好，还是再等一会儿好。到了没法老着脸皮再呆下去的时候，只好回到自己房里。可我一门心思，只顾注意我家门外和伯母家之间院门开关的声音。实在坐不住了，便

若无其事的走出门去张望。直到贞子穿着实践女校怪模怪样的校服出现在拐角之前，我总要在门口进进出出几次。一旦看见她本人，我才能安下心来，没事人似地进自己房里。

吃过晚饭，找个机会，又溜到伯母那里。只要贞子挺高兴地同我说话，方才一肚子闷气便全都烟消云散了，又欢快了起来。过了半晌，这才狠狠心回房看书，仿佛补偿方才的过失似的。

有时候，趁贞子在房门外擦皮鞋的工夫，若无其事地去找她聊天。能痛痛快快讲上一通话，回家的时候便情志昂然。

星期天是我最快乐的日子。我不必匆匆回家，可以尽情地玩耍。

正因为如此，那天倘若贞子有事外出，我便会愤愤不平，感到寂寞，而且生气。

我还怕哥哥星期天喊我出去郊游。他叫我，我没法拒绝，只好一起出去。但是一点兴致也没有。心里尽惦着早些回家。

我生病的时候，听见贞子唱得很起劲，或是笑得很开心，便有些怪怨。静子和堂妹她们兴致高，我不以为意，我只希望在我不舒服时，贞子能关心我一点。

只要我病好一些，起得了床，便想去找贞子。母亲说不要出去招风，我听了就不高兴。即使母亲生气，我也不在乎，硬是出去找贞子。贞子见了问我：“你病好了么？”我方才还在怪怨贞子的事，一古脑儿全忘在脑后，觉得很高兴了。

我本来就没有什么朋友，放了学便迳直回家。有个堂妹，我上学下学的路上常碰到。她说见我走路的样子，替我难为情。因为我走得太急，伸着头，屈着身子，回到家里气喘吁吁的。我差不多从来不上同学那儿去，他们也几乎不来找我。

自从贞子来了之后，我就更加不需要什么朋友了。暑假里，我照例到金田海边去。贞子和静子也到金田住了一个来星期。不过她们的住处离我那里有一里多路。即或偶尔来玩，也总是和其他堂兄弟堂姐妹在一起，我们几乎没有无拘无束谈话的时候。过不多久，她们便先回东京，然后返回大阪家里。

将近九月初，我也回家了。以为贞子已经回到伯母家里，心里挺高兴的，谁知还在大阪没回来。我感到百无聊赖，天天盼她回来。我不好意思去问伯母，她们几时回来，只好一个人闷声不响地等。过了五六天，还没回来。我心里寻思，难道她们不再回东京了么？不知怎的，我老觉得她不会再来了，心情很愁闷。可是，过了十来天，她终于回来了，还亲热地跟我说这说那。我放下心来，感到愉快。每天傍晚，我算好时间，到院子里散步，走近伯母家，那时贞子、静子和堂妹大抵也都在外面。我跟她们一起唱歌，大声喧闹。我们家的屋子地势稍高，下面人家的孩子时常起哄说：“男孩子还跟姑娘们一块唱歌哩！”

我一个人在女孩子群里混，哥哥比我大三岁，不与我们为伍。我成了她们的头，又是跳绳，又是捉迷藏。

每年春秋两季，学校里都组织远足。我差不多回回都去。可是那年秋天，却借故请了假。不消说，自然因为和贞子分离三四天觉得受不了。不去远足固然好，不知怎的，心里又有点惭愧，觉得自己没出息，尽厮守在贞子身边。我简直感到羞耻。于是，我好不容易请假不去远足，却又借口去休养，前往金田。在金田住了将近一个星期，离开贞子的时间，反

而比去远足还长，真是后悔莫及。

不久，到年底放寒假了。对我说来，最快乐的时光，便是这个寒假。正月快到了，不知怎的，我们情绪都很高。而且，要过年了，找贞子玩有了现成的借口。我到伯母家去可以无所顾忌，跟她们摸纸牌，玩“百人一首”，或是打鞞子。能够从早玩到晚，并且，晚上还可以放心地在伯母家玩到十点钟。

到了正月，就更加热闹了。年初一清早就上伯母家，和大家玩“百人一首”，掷双六。围着火盆，读新年里那些装帧华美的少男少女杂志给大家听。晚上则在我们家玩“百人一首”，哥哥也参加，母亲专门朗诵和歌。人由我到伯母家去招集。初二、初三、初四，一直到学校开学，几乎天天都这样快乐逍遥。我每天晚上出使，去请贞子、静子和堂妹。我担任这个差使很高兴。

开学以后，仍常常过去玩。但是却不能像先前那样尽兴了。尽管如此，正月里每星期六晚上，都由我当使者，去叫她们三人上我们家来玩“百人一首”或者摸纸牌。自从和贞子分别以后，新年对我来说便太冷清了。尤其是玩“百人一首”，越发觉得枯索。跟贞子分别后的头三四年，玩“百人一首”简直成了犯忌的事，极力躲避。即便哥哥来劝驾，也照样推辞掉。跟贞子一起过的正月，是那樣的开心，每逢想起这段快乐时光，便对那些不知道有此快乐而白白度过少男少女时代的人，怀着深切的同情。

我是越发爱恋贞子了。

同时，见到贞子高高兴兴同别的男子讲话，心里就大为不悦。那时，有两个男的常到伯母家玩。一个比我大六七岁，是伯母的亲戚；另一个和我同年或小一岁，是同贞子一起学谣曲的。这两人也许有别的事才到伯母家来。可我认定他们是来找贞子玩的。

我不喜欢他们来。尤其不喜欢贞子当着我的面，和他们那么天真、那么快活的说话。

我愿意贞子只想着我一个人，但又不能那么奢望。我不敢奢望，是因为对自己缺乏自信。我从小别人就说我长得丑。我脸上有雀斑，面颊上还有个肉瘤，小时候大家嘲之为“馒头馒头”的。即便没有这样那样的缺欠，我这人也很邋遢，在堂兄弟中间，就属我其貌不扬。再说，我穿着不整齐，反正没有一点潇洒的派头。我说话很急，又有些神经质，什么事都想一口气说出来。说得快，舌头又不听使唤，所以别人就听不大清楚。人家一向认为我又笨又懒又难看，接人待物也很不机灵。

因此，我有些乖僻。从来也不敢梦想贞子会爱我。但是心里却希望她爱我。希望她只爱我一个人。

贞子并不嫌弃我。但对我跟对别人一样亲切。哪怕我偏心向着自己，也看不出有什么两样来。恁我怎么认为她只对我一个人亲热，也是徒然。这使我很伤心。特别是贞子很好强，练谣曲更上劲了，所以不在家的时候也就更多。我免不了以为她是在回避我。甚至还猜疑她说不定爱上那个学谣曲的男朋友了。我一面这样想，一面怀着孤寂的心情，和静子

闲聊，心心念念盼着贞子回来。

我也挺喜欢静子。若说谈天，倒是和静子更谈得来。贞子对静子完全当姐姐那样尊敬，静子也把贞子当作妹妹那么爱护和申斥。

然而，不管怎么说，贞子不在，我便感到寂寞。我谁也不让知道，一个人偷偷地想着贞子，偷偷地爱着贞子，而且对这寂寞也渐渐习以为常了。但这种寂寞实在叫人难以忍受。只有当贞子同我毫不见外地说着话，我才能摆脱掉这种情绪，而且打心底里感到高兴。

怀着这种心情，一天天打发着日子，终于暑假又到了。我跟往年一样，还去金田，贞子也回大阪去了。我那时候非常怕羞，即或写日记，压根儿不敢写我对贞子的感情。不敢比静子和堂妹的事多写一点儿。清早起来，我独自站在海边上，或者当夕阳西下，我离开大家，彳亍在海滩上的时候，我在波浪滚到的地方，偷偷写下贞子的名字。即便是这样一件事，我心里也感到又羞惭又快意。

我爱上贞子以后，考虑自己的事就更严肃了。我把自己想象成贞子的丈夫。这时，我不由得感到，贞子是高不可攀的，认为自己配不上她。

当时，我觉得做个总理大臣，还比较容易办到，尽管不能以此为满足。不过，我无论如何也不认为贞子能看得上自己。美貌绝伦的贞子肯同我这个丑陋的人攀谈，已是应该知足的了，倘若再有非分之想，那未免太无自知之明了。

我悔恨自己懒惰，决心努力上进，练好身体，成为一个出色的人，不愧为贞子的朋友。就当时十七岁的我来说，除

此而外，没有别的可希望的了。

如今我依然如此，每逢看到什么美丽的女人，便当作是自己不可及的偶像而加以崇拜，不论这女人是怎样一种身分。

九月间我回到东京，同上次一样，心里惴惴不安，但是隔不多久，她们两人便从大阪回来了。

我的生活依然如故。那时候，实践女子学校迁到远处去了。这一下对我打击可不小。清早同贞子说话，当然办不到了。虽然如此，我常常装成早起的样子，走到外面去，但我却不好意思天天早晨出去。贞子回家也因此更晚了。

我照例走到门外等贞子回来。直到看见穿着实践女校校服的贞子才心满意足，回到房里。因此，贞子穿着实践女校校服的身影，至今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。和贞子分别的头三四年里，一看见实践女校的学生，便想起贞子，心里深感凄楚寂寞。

不知不觉又近年关了。快乐的正月就要来临。

正月里，哥哥的朋友常来家里玩“百人一首”。贞子、静子和堂妹也都加入。贞子好胜心强，用心学“百人一首”，成绩很显著。

就在正月里的一天，哥哥的一个朋友送给贞子姐妹俩不知是一包点心还是什么别的。我猜想，那人准和自己一样，也爱上贞子了。可是，我并不怎么嫉妒。甚至在爱情不得满足这点上，还很同情他。要问为什么，那是因为他比我更难看，而且比我大七八岁——虽然年纪有二十五六岁，看上去却像

三十多，已经开始秃顶了。

我对常来伯母家的那两个男的，尤其是那个学谣曲的，有些妒意。并且也明显感到，那人对自己也很嫉妒。

有一次在伯母家，贞子也在场，我和那人玩“百人一首”，心里感到我们两人是在顶真儿地进行较量。

一天下午，我去伯母家，贞子不在，只有静子一人在。我和静子谈着天，等贞子回家。等了很久也不见贞子回来。我这么等着，她倒姗姗来迟，这么一想，不由得生起气来，对静子说：

“你倒叫人放心，不过，贞子爱在外面逛，可有点危险呢。”

“没事，阿贞不要紧的。”静子很有把握地回答。我感到说错了话，便换了个话题。

有一天贞子不在的时候，我到伯母那里去，看见贞子的一本笔记本。打开来一看，里面写的是作文。我念了一遍，把自己的感想文末涂了五六行。题目已记不大清了，不外是

“女人的本分”之类，把“爱是至关重要”的意思发挥了一通。过了五六天，去找贞子，她说：

“因为你的缘故，让我出了丑。”她说同学看笔记本上的作文，不料发现我开玩笑写的那几句，被人取笑了一通。但贞子倒并没怎么生气。

我觉得很羞愧，但是见贞子没有生气，又感到很高兴。我甚至想，说不定是贞子故意拿给同学看的哩。这样一想，就格外高兴了。

二月的一天晚上，我和哥哥在屋里，坐在书桌前看学校

里的课本。九点来钟的时候，突然敲起了警钟。“着火了。”我和哥哥对看了一眼，侧耳一听，是火警警报。

“是附近起火了。”

“去看看吧。”

我们站起来，打开栅门出去。贞子和静子已经站在那里在看火烧。南边的火势很猛。看样子是在一里开外的地方起的火。哥哥对我说：“去看看吧。”又问她们俩：“不去看看吗？”

静子和贞子都回答说：“去看。”我很快活。我们四人便结伴而去。我能走在贞子身边，这比看失火还兴奋。我们站在人家的房檐下看热闹，在那儿能望见失火的人家。人们你来我往的奔跑着。消防员在那里救火，似乎很振奋，又很威风。长长的水龙带从我们面前拖过，裂缝的地方喷出水来。

我们看得很起劲。也有些人回过头来看贞子和静子。我为能同世间最美丽的女人在一起而感到自豪。火势不久便减弱了。哥哥说：“回去吧。”我虽然还想再看一会儿，也只好遵命。刚走了二百来步路，有个男人迎面跑来，踩了我的脚。“哎哟，好痛！”我刚喊出声来，那男人已经跑开了。我的脚趾出血了。

是静子先看见的。贞子问：“痛不痛？”静子掏出手帕来，立即撕下一条，要给我裹受伤的脚趾。我听凭静子包扎，心里暗想：“贞子要能像静子这样对我该多好……”哥哥独自先走了。我望着哥哥孤零零一个人回去的背影，同自家相比，想他准很寂寞，便很同情他。脚包扎好之后就不大痛了。打那里回家，是条黑黝黝的路，一路上几乎没有行人。我两手搭在静子和贞子肩上，拖着一只脚走回去。意外受伤。心里反觉得很幸福。